

## 喜鹊声声

## 报春来

◎贾可利

大地回春，万物萌发，到处涌动着扑面而来的盎然春意。

清晨，我漫步在利民街东首，享受难得的清闲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心情十分惬意。这时，耳边突然听到“喳喳”的鸟鸣声。抬眼细看，只见两只喜鹊，正在路边粗壮挺拔的法桐树枝上，抖动翅膀，张开喉咙欢快地鸣叫着，声音浑厚而有力，音节分明，嘹亮悦耳。

“晨起的鸟，赶春的鸟。”喜鹊上演着美妙的晨曲，不负春光，开启了崭新的一天。

喜鹊是报喜的吉祥鸟，自古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，是喜庆、吉祥、幸福的象征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写道：“时人之家闻鹊声者，皆为喜兆，故谓灵鹊报喜。”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对喜鹊再熟悉不过了。小时候，掏鸟蛋，用自制的弹弓打鸟，顽皮得一场糊涂，可恨又可气。有时候玩够了，几个小伙伴比赛掏喜鹊窝，个个不服输。我胆小，有个叫大亮的胆大灵活，两只说话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地惹人喜爱。只见他把鞋子一甩，敏捷得像猴子一样攀爬到树枝上，晃晃悠悠，一丁点儿不害怕。恰巧让他娘碰见了，几声高喝，吓得他赶紧出溜下树。

“喳喳、喳喳……”欢快嘹亮的鸣叫声，让我回到了现实。向法桐树梢望去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高不可及的喜鹊窝，似又黑又大的蘑菇，又像提篮一样悬挂在高高的树枝上。垒建的喜鹊窝，是用粗大的枝条铺在底部，然后慢慢编织整个巢穴的结构。用泥土垒起围墙，衔来棉絮、羽毛、软草等杂物填充底部，整个巢穴编织得有条不紊，抗风防雨，坚不可摧，惊叹喜鹊不愧为高空建筑大师。

路两边的法桐树上，隔三五五都有这样的巢穴，从东到西，绵延十多里，成为城市街道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蓝天暖阳，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脚步越走越轻松，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正微笑着向我们招手。

## 童心未泯

◎曾紫梅

“草木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又是一年春好时。我的年龄一岁岁增长，白发一根根增加，皱纹一条条增多，可心智却仍然没有长大似的，骨子里还留存着那颗童心。

童心未泯，才能成为幸福的人。也许世事的沧桑，人心的变幻，生活的无奈，会使很多人戴上世故虚假的面具，目光和心灵也许蒙上了变色镜，看不出世界的画意和人生的诗意了。而有一颗未泯的童心，用童心去看世界，世界永远是精彩的。

已是花甲之人了，仍然孩子似的直来直去，想说就说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六十一年，我努力过，奋斗过，风风雨雨经历过，无怨无悔。奋斗成就生活之美，不经历风雨又怎见彩虹？我知道生活不是只有努力和奋斗，亦不只有风霜雨雪，更有诗和远方。所以我在努力的同时，学会了享受生活的诗意和美好。因为我明白，风霜雨雪皆是天意，春夏秋冬皆有美景。唯有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，用心感受身边的点滴美好，就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，奔赴更璀璨的未来。

享受生活之美，亦是享受生命之美，而这些都需要有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。有一个童心，你就会快乐。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说过：“让我们记住走过的岁月，记住爱，记住时光。”她还说：“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时光匆匆流转，步履匆匆不停，转眼之间又长一岁，又启岁月新程了。一岁年龄一岁心，人这一生，没有最好的年纪，只有最好的心态。就让我们欢欢喜喜按着自己的节奏一路向善向美而行。



春来俏。通讯员 刘永久 摄



## 仰望文山

◎孔祥秋

我喜欢山水，但每到一处，最想寻觅的往往是当地的山。我总觉得，山是一个地方民俗、文化、信仰、思想的高地，是一种图腾。高也好，低也好，都是人文的集大成者。

人说，一方山水一方人。山，是一方人的骨，是脊梁。水，是一方人的血，是脉搏。脊梁，看得见；脉搏，需要品。所以，我更喜欢直接的山，而不是慢慢品味水。当然，水也是一个好去处，可以静心，可心定神。但一方水的传说，往往太过于缥缈，不如山更有触手可及的质感。山，是深入一方土地的首善之地，往往有草木蓄芬芳，有洞穴藏幽远，有楼台歌古风。

那年初到昌邑，听妻子说城东有山，不等她话音落地，我骑上新买的山地车，就窜出了半街之远。山，真是没有看到，眼前是一条大河，河的彼岸，甚至彼岸的远方，也不见山的影子。我站在河边给妻子打电话，妻子说，那是淮河，往回走，山在城边。

往回走？当我骑上那个高坡的时候，向妻子确定了一下，的确，那就是文山。一个低低的红砂土堆积的高地，竟然称作山？山，哪个不是石质的，叩击有铮铮之声，撞击有火星四溅。小城这土质的山没有英武之气，大约为此也就附庸了文静的意思，而冠名“文山”吧？

后来，有人和我说，文山是有古墓的。我没有去查看，在我的想法里，如此平常的泥土，能有什么深厚的埋葬呢？还有一位朋友说，文山上曾有文昌阁。我就是从这时候起，开始打量起城东的这座小山来。没想到这一打量，不得不让我认真起来。文山文脉的深厚，着实是让我大吃一惊。

## 光影潍坊

摄影：刘锡才

拍摄地点：安丘大汶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



## 守望乡愁

## 槐花情

◎张珂萌

一缕阳光穿过窗帘间的缝隙溜入我的房间，睁开眼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几只槐花探进头来。微风拂过，满屋清香，思绪流转……

仍记得记忆中的那片故土，炊烟袅袅，宁静祥和。

当太阳还隐匿在地平线下，当爷爷奶奶还在酣睡，年幼的我悄悄从被窝里钻出来，披上奶奶的棉大衣，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，坐在门前的槐树下，待日出。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，一抹淡淡的绯红悄悄爬上远山的轮廓。太阳像个害羞的孩子，一点点探出头，柔和的日光洒在槐树的枝叶上，露珠闪闪发亮。朝气蓬勃的日光拂过我的脸颊，暖洋洋的。东方渐白，缕缕炊烟在稀稀疏疏的烟肉里冉冉升起，带着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，和着一缕槐香，乐在其中。薄薄的雾气覆在连绵的山头，宛若蓬莱仙境。

天不亮就下地的男人们扛着锄头，随着饭菜的香气归家；做晚饭的女人们也提上小板凳，三五成群地聚在某户人家的门口唠嗑。

闲暇时，提上个小篮子，攀上老槐树粗壮的枝干，寻一处平坦的枝丫坐稳，背靠树干，懒懒地躺在丛丛绿叶的怀抱里。抬头仰望，层层叠叠的枝叶不透风，唯见丝丝日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绘绿叶

在文山慢慢寻觅，说是能寻到玛瑙这样的美石。行走在昌邑这片土地上，也总能遇见一处一处璀璨的所在。

那年，小城举办文学笔会，我以一个摄影记录者的身份，跟随作团队来到了火道村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滕胧派著名诗人顾城，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。火道村，还是李福泽将军的老家，他为抗日和解放战争以及航天事业都作出了卓绝的贡献。火道，小小的一个村落，文武竟然都是如此不俗，却静静地立身在田野之中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昌邑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一直是这贤圣之言的践行者，却不谋名于外，谋利于私，即便是为抗战源源不断输血的红色“渤海走廊”，也在家国平安之后，重新退身成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的田野。

昌邑，对于荣耀总是轻拿轻放，更注重于默默谋福于民。这里的丝绸，兴起于商周的养蚕织帛；这里的盐业，汉唐时期已经鼎盛于国；这里的中医药于先秦就已经萌芽，历代名医辈出，至明清而兴盛，崛起了一代名医黄元御。丝织之物，护你温暖，遮你骨肉，是裹身心的；盐之味，调理百味的王，让日子不至于寡淡乏味；药之功，是调制百病的，致力于疗伤救命。这些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都是贴身、贴心、贴命的大事。

锦绣的一片土地，这里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，但从没有叱咤风云的言谈，多像没有奇秀之形的东山一样，低调、内敛、深藏不露。这让我再次想到了玛瑙。玛瑙，似乎并不那么高贵，但却不入俗流，虽然不那么璀璨，却是那么有质感。

2025年底，消失于抗战烽烟之中的文昌阁又重新耸立起来了，那姿态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尤其是节日夜间璀璨盈身的景象，着实让人着迷。

文昌阁，成了实实在在的文艺新地标，这也正是新大众文艺的倡导和引领，回归遍野诗歌的《诗经》时代，成民风，归国风。这里，被改造成了森林公园，但不以奇花异草为名，那年，在南面种下了半坡葵花，一时间成了一丛葵花动全球的盛景。葵花，是亲切的，是温暖的，是积极的，让人奔赴而来，朴实，才使人爱。

有些海拔是人眼的，有些海拔是人心的。

昌邑，历史悠久，却从不张扬，这一切大抵都是源于文山的引领吧？让这方寸土地，拥有汤汤的潍河而不说豪迈，拥有浩浩的北海而不言壮阔，踏实而向阳。一方人深深懂得，宁静，方能致远。

文山，不险不峻不奇秀，却以太阳初出之弧，成了昌邑的魂。

文昌阁最早的雏形，是草木材料的简陋构架，沐浴着小城南角的风雨。也许清代那一任又任的官员，在翻阅案几上的史料时，也是和我一样惊讶吧，觉得这座小城太过于谦虚了。小城，自汉代以来，就是英才贤良辈出的地方。于是，那些官员便以崇敬的心态，更以倡导的姿态，以更精美的构思和精致的雕刻，将文昌阁筑上了东山的高处。

东山，配得上叫文山，更配得上文昌阁这样高的冠冕。

轻风微起，文昌阁檐角的风铃微响，像小鸟的鸣唱。曙光从文山上漫下来，漫下来，一点一点温暖这座小城，一点一点照亮这座小城……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## 郊游见荒院

## 杏花开

◎南广勋

主人离去不回来，院里春花寂寞开。花枝伸到墙外，香唇绽粉腮。对杏花我心内独白：相守时不待，折回更易衰。不如结子后再来摘！

【南吕·金字经】

## 冶源水库春景

◎高永敏

暖风冰屏醒，巨洋天外平，镜里云闲自在行。听，白鸭呼伴鸣。晴光映，心随诗境清。

【南吕·金字经】

## 夜游高密苏州街

◎辛永金

岸树红灯照，水波光影幽，夜半雕楼客不休。牛，沿街挂彩绸。今来后，江南不去游。

## 诗两首

◎于凤杰

## 浞河早景

晨霜晓露清风冽，映日残荷碧水湾。信步溪边云淡影，闲寻柳畔叶新颜。

## 桃林

溪边对岸雪犹存，老树虬枝叶无痕。静等东风携暖意，花开满苑致春恩。

## 大姨

◎冀庆勇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昨晚又梦到大姨了，灯光下，她拿着一块刚缝好的裤子，叫着我的小说说：“来，穿上试试。”醒来一看，才夜里两点，睡意全无，大姨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。

我有五个姨母和一个舅舅。大姨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她长得高高大大，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充满了慈爱，似乎总能洞察你的一切忧虑。她的眉头似乎老皱着，很少真正舒展过。虽没有多少文化，但她善良大度，做事细心又周到，认识她的人无不称道。

姥姥五十多岁去世时，二姨还没出嫁，排行第三的母亲在村里当民办教师，下面的姨母和舅舅都还在上学。大姨那时结婚没几年，表哥刚两岁。大姨挂念着姥爷这一大家子人的吃穿，抽空就往娘家跑。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大姨的角色已悄然从一个大姐，变成了一个母亲。

好在大姨家离姥爷家只有三四里路，有时大姨白天上坡或忙家务，晚上再赶去姥爷家帮着缝缝补补，或者帮着摊煎饼、蒸窝窝头。直到姨母和舅舅各自成了家，大姨才松了一口气，但仍像母亲一样关心着她们婚后的生活，像姥姥一样关心着每一个外甥的成长。无论谁有了难处，都愿意去找大姨求助和倾诉。

大姨的心就像一张被无限拉扯的网，覆盖起了姥爷、舅舅和姨母家所有人的喜怒哀乐。

母亲出嫁前因奔走于学校、家里、坡里“三线作战”，劳累过度，留下了病根，大姨痛心不已，从此母亲便成了大姨心中那个最牵挂的妹妹。

我刚满四岁时，奶奶和我们分了家。大姨挂念母亲的身体，毅然从十几里外的臧家村走着来到我们家，毫不犹豫地背起我，把我接到她家，住住就是几个月。

十几年前，我的母亲突然去世，这对大姨是一个沉重打击，就像一个母亲没有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她一下子苍老了很多。后来我每次去看望她，她总是拉着我的手，一面掉泪，一面询问我们的近况，久久不愿松手。我突然想起母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你大姨心里装满了别人的戏，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一把椅子。”

大姨一生过度操劳，晚年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九十大寿后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卧床不起了。我心痛，大姨老了，就像秋风中那片摇摇欲坠的树叶一样。半年后，手机上表哥的号码骤然响起，我的心猛然揪了起来，最害怕的这一天来了——那个最爱疼我的大姨，带着对亲人们的无限牵挂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大姨的爱和付出是无私的，她从没奢求得到什么回报。我感恩大姨，在那些贫瘠和孤苦的日子里，她像一束光照耀和温暖了我前行的路。

大姨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，我还是经常想起她，仿佛她一直在我身边。想起她的慈爱，想起她的呵护，想起她的胸怀，就像想起母亲，心中一下子充满了力量。